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海外藏书大系

上

广来整理

笏山记

吾庐居士 / 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海外藏書大系

笏山記
(上)

吾廬居士
編
廣來
整理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娜 拉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海外藏书大系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 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78
字 数 3200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(套)
书 号 ISBN7—204—05482—2/I·983
定 价 720 元 (全 24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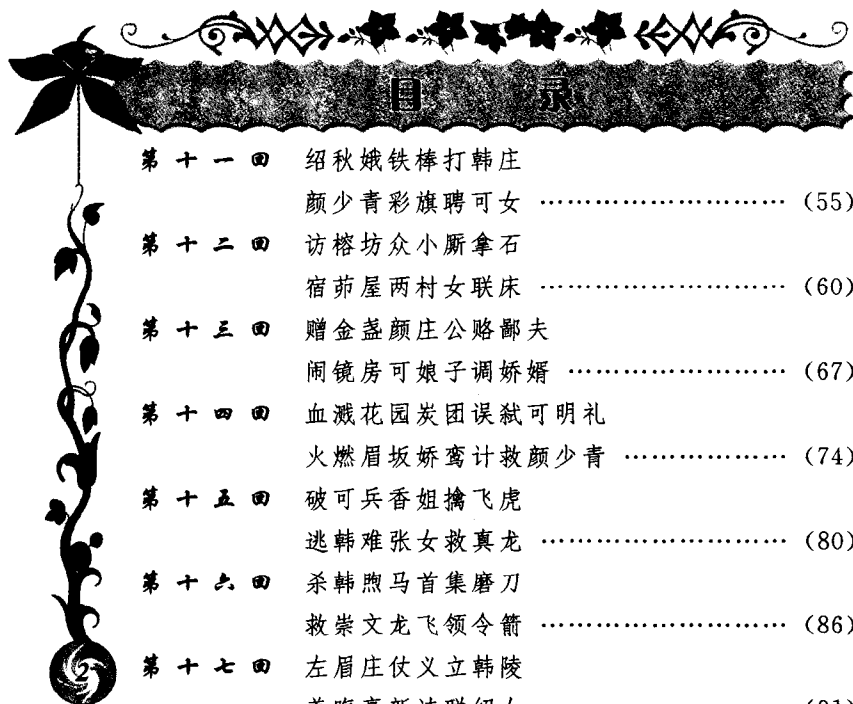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

目 录

目 录

- 
- 第 一 回 可家儿读书貽笑
玉氏子出山求名 (1)
- 第 二 回 赂本官拙行铁扇子
惩土恶痛打丁霸王 (5)
- 第 三 回 聚黑狱三虎谈情
揭覆盆万民属目 (9)
- 第 四 回 叶县民遮道留车
蒲府官怜才雪狱 (14)
- 第 五 回 罢印符门生作娇客
联手足武士亦诗人 (19)
- 第 六 回 筑鸾楼可庄公纳妹
会牛岭玉乡长兴师 (23)
- 第 七 回 玉公登坛大破敌
韩氏受赂先背盟 (29)
- 第 八 回 困古庙可僧椎救生盟主
出碣门绍军车载死庄公 (35)
- 第 九 回 避公位牛岭赋新诗
劫囚车韩庄遭烈火 (43)
- 第 十 回 遵遗嘱绍庄公会丧
陷深坑铁先锋丧命 (49)



目 录

- 第十一回 绍秋娥铁棒打韩庄
颜少青彩旗聘可女 (55)
- 第十二回 访榕坊众小厮拿石
宿茆屋两村女联床 (60)
- 第十三回 赠金盞颜庄公賂鄙夫
闹镜房可娘子调娇婿 (67)
- 第十四回 血溅花园炭团误弑可明礼
火燃眉坂娇鸾计救颜少青 (74)
- 第十五回 破可兵香姐擒飞虎
逃韩难张女救真龙 (80)
- 第十六回 杀韩煦马首集磨刀
救崇文龙飞领令箭 (86)
- 第十七回 左眉庄仗义立韩陵
养晦亭新诗联绍女 (91)
- 第十八回 桃花乡奇女任百莺弄巧
松树冈奸人与双虎同诛 (98)
- 第十九回 病尼姑草坡秘授两头铲
莽娘子毛洞同诛三界魔 (104)
- 第二十回 霞洞酒杯盟足足二女同逃
竹山醋碗敌香香众姬齐闹 (110)
- 第二十一回 大智力降五娘子
少青齐纳两佳人 (117)
- 第二十二回 谈离合锦囊私解字
救庄乡黄石两兴师 (121)
- 第二十三回 伐韩陵绍庄公大盟葛水
医可当雪娘子夜走钩镰 (126)



目 录



- 第二十四回 燕娘杏娘十字坡齐鏖巨敌
庄公庄勇一杯酒互订良媒…………… (132)
- 第二十五回 莽乡主挥拳夺乡长
多情女感梦说情郎…………… (138)
- 第二十六回 代鸿雁一女戴星霜
郊鸾凤两雌误云雨…………… (146)
- 第二十七回 夺状元百花舆争御雌才子
屯双角万竹峡齐擄女英雄…………… (156)
- 第二十八回 会重关娇鸾娘子夸奇宝
传华札跨凤才郎娶状元…………… (166)
- 第二十九回 聘花容五佳人齐开谏口
踏月影两娘子各诉隐衷…………… (172)
- 第三十回 水月尽多风月竹外闻琴
禅房权作洞房花前酬聘…………… (177)
- 第三十一回 赵无知权扮新夫婿
百不败计赚假佳人…………… (182)
- 第三十二回 战唐埽诛暴立贤
闹洞房移花接木…………… (189)
- 第三十三回 嫂侮姑众乡勇拟攻开泰
兄刺妹诸娘子力救公挪…………… (196)
- 第三十四回 迎娇婿赵乡长称公
火蓬婆范佳人破敌…………… (201)
- 第三十五回 观军容呼家宝登台论将
信天命绍潜光逾沟受盟…………… (207)
- 第三十六回 立界表重寻旧雨柳沾泥
露真情一度春风花结子…………… (214)

第一回

可家儿读书貽笑
玉氏子出山求名

固和尚者，笏山王之裔也。僧舍秋灯，大雨弥月，长宵难遣。与和尚对榻寝，为述乃祖笏山王事甚析。笏山，在云南蒙化之西。天日晴朗，人遥望万笏拄天，曰此笏山也。亦呼万笏山。好事者裹粮寻之，行一二日，山忽不见，而不知山之中，山水环注，桑麻鸡犬，不下数十万家，盖秦桃花源之类也。永乐时，每年九月，有人携银三百两，到蒙化厅纳粮，自言山中人，衣冠言语，无异土著。又百年，始有玉廷藻成进士，由县令至知府，政声藉藉，为当道所忌，罢官去。

山之中有三眉山，三巨姓居焉。中眉山俱可姓，约万余家，名可庄。右眉山俱绍姓，曰绍庄。左眉山俱韩姓，曰韩庄，亦不下万家。其错居环拱者，五百余乡，然言乡不言庄矣。其地多马，其俗强悍，好斗不尚文，每乡有长，曰乡长；长之次，曰乡勇。而庄之长，则曰公；公之次，则曰庄





海外藏书大系

勇矣。其公、其长、其勇，大约择本庄本乡之雄武者为之，亦有世袭者。凡诸乡之耕田家，得谷一石，则以三斗供乡长。乡长自取一斗，以六升供韩，六升供绍，八升供可。韩绍二庄之耕田家，得谷一石，则以一斗五升供本庄公。本庄公自取一斗，而以五升供可，名曰岁供。惟可庄之耕田家，以一斗供本庄公而已。谷之多寡，视此为等杀焉。三庄之人，则视诸乡人如奴隶，而诸乡人亦俯首帖耳，不敢少有冒犯，如奴隶之遇官长，其俗然也。婚娶，除亲姐妹俱不禁。然结婚异姓者，听之。其人不许出山，出山与山外人通者，名曰外奸，立斩无赦。而得公令者，不在此例。乡之人得乡长令，犹要得韩绍二庄公令；得韩绍二庄公令，犹要得可庄公令。韩绍之人，得本庄公令，亦要得可庄公令。惟可庄人，得本庄公令，即可出山无罪矣。

韩庄之南，有黄石乡，乡皆玉姓。其乡长玉遇工，长此乡四世矣。至遇工渐弱，几失长。妻林氏，廷藻其出也。遇工私购山外书，俾之读。而廷藻聪敏甚，弱冠，经史制义无弗通。娶桃花乡云氏的乡主，名小凤，甚相得。原来山中的称呼，凡庄公之女，称庄主，乡长之女，称乡主。大约如公主郡主之例。一日，商诸父母曰：“儿自揣学已有成，欲出山应试，博个微官，为山中作个破天荒，不强似仰三庄人鼻息。”遇工曰：“儿不知庄公的法律么，待为父的相个机会，去得时，便去。”言未已，忽传乡勇玉无敌来见。无敌曰：“昨日可庄公有令，欲寻个识字懂事体的，出山纳粮，你少爷自少读书，何不着他应令出山，广广见识。”遇工大喜，教无敌备马俟候，携廷藻及几个从人亲谒可公。黄石至可



庄，原有数百里之遥，夜深才到，宿于庄勇可如彪家。是夜，明月如昼，廷藻见父已寝，步出轩后园子里看月，遥闻书声琅琅，触其所好，脚步儿随着那书声，踱至一小室外，从窗缝张去，烛光下，卧着一人，深目钩鼻，握卷呕哑，细听之，所读乃三国演义，不禁格声一笑。其人抛书竟起，大踏步走出户外，叱问：“谁敢笑我！”廷藻上前作个揖曰：“小弟是黄石乡长之子玉廷藻。蒙伯父留宿厅事，闻书声甚美，故踏月偷听，不期惊动兄长，休得见罪，敢问兄长是谁？”其人发怒曰：“你不识可明礼少爷么，我父亲好意留宿，你倚仗着乡长的野卵儿，在此探头探脑的笑少爷读书，吃少爷一拳。”即提起碗大的拳头，没脸的打将过来。廷藻大惊，转步便走，从轩外绕至耳廊，见两个人提着灯笼，斜刺地引着如彪，便大呼：“伯父救我！”如彪见儿子赶着他，便问何事？明礼曰：“儿好好的在书房读书，这厮从窗外笑我，读书是可笑的么？”如彪曰：“我的儿，饶他罢，他也会读书的。”明礼曰：“敢是笑我读的不如他么。”提起拳头，劈面又打。如彪用手隔住，呼廷藻过来：“是你的不是了，向少爷跟前跪着，赔个礼罢。”廷藻捏把汗，只得磕头赔罪。如彪曰：“我的儿，且饶他，明儿再说。”明礼忿忿地去了。廷藻谢过如彪，回寝处，坐床上哭。自思等人耳，只是姓小了些，便受这等恶气。想了想，渐哭得声高了，遇工梦中惊醒，诘问出情由来，不由得不气，把着廷藻的手曰：“儿且住。若庄公许你出山，便暗暗地携着媳妇儿同去，不作了官不许回来，有甚祸患，为父的自当之。”廷藻含着泪曰：“儿何足惜，只防可公知道呵，苦了儿的爹娘呀，爹娘呀。”言





着，跪在床前，呜呜的哭个不住。遇工搀起来曰：“儿且住，若被人听见呵，不是要，天渐亮了，可洗净你脸上的泪痕，随着为父的见庄公，庄公若允了，便是你的造化。”天明，解开包裹，拿出十两银子，送如彪作人情，如彪喜曰：“这事在某身上。”遂带着他父子来见可公，言廷藻怎的能读书，怎的识事体，出山纳粮，惟有他可以去的。可公大喜，即取庄令一枝，粮银三百两，交与遇工，遇工交与廷藻。另银十二两，与廷藻作盘缠，言明日吉日，便可起程。遇工拜辞了可公，又谢了如彪，携着廷藻，带从人，上马回黄石。又使人禀过韩绍二庄公。

是夜，一家哭着，打点货斧行李，令媳妇儿小凤，扮作家童。林夫人捺着泪曰：“我眼前膝下，只有你两口儿，你这一去求官呵，可几时回来的。”廷藻伏在地下，哭得不能答应。小凤曰：“婆婆珍重，我们被人欺侮的忒煞，倘天可怜呵，自有伏侍婆婆的日子。”遇工曰：“我的媳妇儿，倘你丈夫不得官，教他且在山外过日子，为舅的永不要他见面了。”小凤曰：“媳妇晓得，只是眼前膝下呵，盘匱谁捧，薪藻谁供，教媳妇去一年抱一年忧，去一日抱一日忧，去一刻抱一刻忧。”言着，又倒在地下啼哭。忽一老嫗前禀曰：“小子们言外边天已亮了，马匹都齐备了，不争你们哭呵，只是赶不上宿头，路上又多虎狼却怎了。”遇工催促儿媳上马，教玉无敌辅着挑行李的小子，取路出槎槎径来。这槎槎径凡十二曲，始达山外，只可容一人一马，每曲有人守着，验了庄令，出了山，四人竟投蒙化厅来，交纳明白，无敌回山缴令去了。



第 二 回

赔本官拙行铁扇子 愁土恶痛打丁霸王

无敌回山后，廷藻在锦溪旁，租了一所房屋，与小凤居住。这锦溪去城南半里，岸夹桃李，间以垂杨，花时灿烂如锦，是个绝幽雅的所在。小凤换了女妆，不旬日，讨了个小丫头，一老嫗，一小厮，五口儿过活。是年提学签事胡公，见廷藻文，大奇之，取入蒙化学第一。明年乡试，又中经魁，连捷成进士，以三甲授南阳叶县知县。

这叶县俗最顽梗，多盗贼，盗贼以三霸王为窝主。城中霸王丁姓，是个武举；东南隅霸王韦姓，是个援例的监生；西北隅霸王刁姓，是个捐衔的照磨。三人各霸一方，专一占人妻女，纵爪牙暴掠良善，官府莫敢谁何，人又号他为坐地三虎。廷藻到任，微行访察，深悉其弊。是日，携眷到衙，前官交卸已毕，即有三名帖到拜。览之，丁武举、韦监生、刁照磨也。帖里写着或铁碗十全，或铁瓶一双，或铁扇一把。玉公大疑，呼旧吏问得明白，始知：铁扇者，银一千



两；铁碗，银六十两；铁瓶，银四百两，是这里交结官府的暗号。玉公大怒，呼号房门子，骂曰：“本县是清如冰直如弦的官，才到任，敢以此物相侮辱！”掷其帖于地。

明日搜捡前官案件，正要寻那三人的破绽，见有生员陈燕，控韦监生抢夺田禾，打死伊弟陈多福一案；刘李氏，控刁照磨强奸伊媳胡氏，杀死三命一案；刘全贵，控刁照磨纠盗劫伊当店，赃越一千，斫伤事主八人，其一登时毙命一案；韦伦光，控韦监生毁骸夺墓一案。搜来搜去，并无有控丁武举的。正猜度间，忽炕上有红纸飘下，拾视之，仍是三人的名帖。其铁扇一把的，加至把持；铁瓶一双的，加至三个；铁碗十全的，加至一十六个。呼长随门子诘问，并言不知。乃将三帖藏书夹里，每值告期，留心伺察，亦并无有告丁武举的。会城西武庙诞期，摆道往祭，归至西清街，闻叫冤声甚哀楚，遂停轿，教拿那叫冤的。顷忽拿至。两妇人怀中取出状子，玉公看了，喝曰：“你这妇人好刁泼，须知丁某是本城中最有体面的，你听谁唆摆，诬陷乡绅。”妇人欲分辩时，玉公喝声：“锁住，拿回衙内，慢慢地究出唆摆人来。”众差役一声齐吆喝，锁着妇人，随轿回衙。满城百姓为那两个妇人捏着把汗，哄至衙门看时，又悄悄地一无所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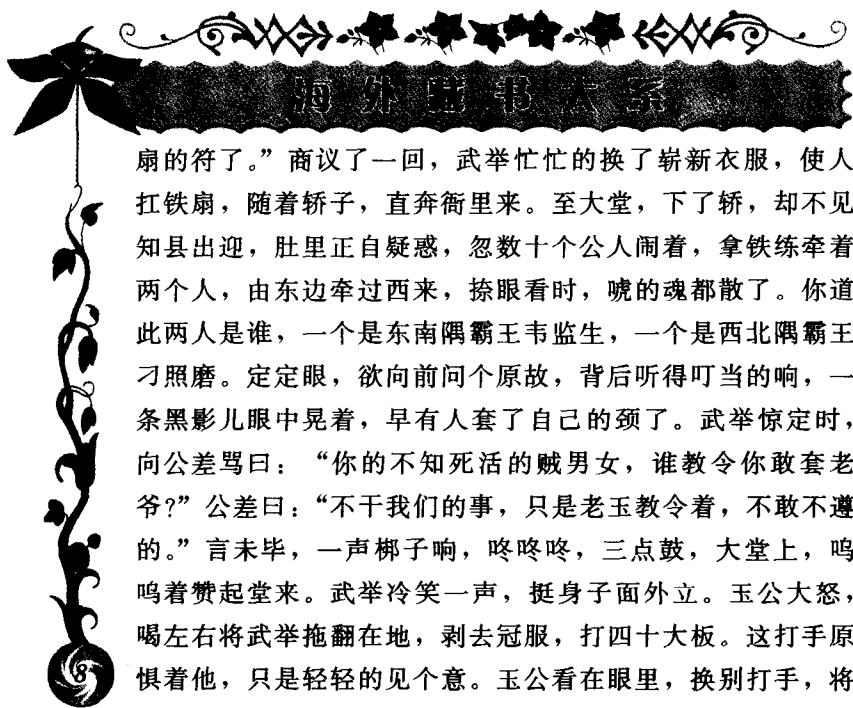
早有人报知丁武举，武举大喜，自言自语曰：“这两把铁扇，使得妙也。”正鼓掌间，忽背后有人附和着曰：“使得妙！使得妙！”武举惊顾时，是家中帮闲的，混名面面毒，相与大笑。武举曰：“正欲与你酌议此事，这城中谁敢这么大胆，与那妇人做状子，作我的对头。你想想，想得出时，



即刻摆布了他，作个榜样看看。”面面毒皱着眉，想了一会，曰：“是了，岳庙前新来个摆卦的，自说是广东人，又自说会做状子，但没人采他，想城内外做状子的，谁敢向虎鼻上讨汗。况大半与爷相好的，除了他，别无第二个。”武举怒曰：“着人捉他来试试老爷的大棒，利害不利害。”面面毒曰：“爷勿动气，新官的脾气，是拿不定的。我请问这两把铁扇，可曾交到玉太爷手里么。”武举曰：“我打听着这帖子是老玉笑嘻嘻收得密密的，正打点这铁扇子如何送法，恰有那妇人的事发作，他若想我这铁扇子送得快时，须火急的将那妇人替我打死，不呵，我便另行计较。”面面毒跌脚曰：“这话差了差了。初到任的官儿，如饥鹰一般，眼中的肉，未曾入腹，这饥火烧出来，立刻变卦，我劝爷明日写个拜帖，使人扛着铁扇子，面上盖些菘菜，亲自送入署里，当面交纳，兼问他这妇人如何办法，又将岳庙的占卦先生过了嘴，等官差拿他，办个唆讼之罪，不胜似自己动气么。”武举笑着，拍案曰：“人言汝面面毒，谁知又面面到哩。你明朝打听着妇人的消息，或者已结果了他，也未见得。”

明日面面毒起个绝早，衙里打听了半天，打听不出一些消息来。又去问拿妇人的小差，那小差说：“这官十分古怪，将妇人一直带入内署，至今未曾放出，知他怎的。”面面毒遂将小差的话，回复武举。武举十分疑惑，下午，扛着铁扇，写了名帖，乘着轿，往衙里时，又道本官有病，改日请会。这铁扇依旧扛回，与面面毒面面厮觑，不知怎的。又过了两日，忽有人拿着玉廷藻的名帖，曰：“本县太爷，请老爷衙里吃酒的。”面面毒指着帖子，嘻嘻的笑曰：“此是催铁





扇的符了。”商议了一回，武举忙忙的换了崭新衣服，使人扛铁扇，随着轿子，直奔衙里来。至大堂，下了轿，却不见知县出迎，肚里正自疑惑，忽数十个公人闹着，拿铁练牵着两个人，由东边牵过西来，掠眼看时，唬的魂都散了。你道此两人是谁，一个是东南隅霸王韦监生，一个是西北隅霸王刁照磨。定定眼，欲向前问个原故，背后听得叮当的响，一条黑影儿眼中晃着，早有人套了自己的颈了。武举惊定时，向公差骂曰：“你的不知死活的贼男女，谁教令你敢套老爷？”公差曰：“不干我们的事，只是老玉教令着，不敢不遵的。”言未毕，一声梆子响，咚咚咚，三点鼓，大堂上，呜呜着赞起堂来。武举冷笑一声，挺身子面外立。玉公大怒，喝左右将武举拖翻在地，剥去冠服，打四十大板。这打手原惧着他，只是轻轻的见个意。玉公看在眼里，换别打手，将前打手亦打了四十，赶出去。使数人各拿藤杖，复将武举打了百余，皮肉迸血，才呼住。武举卧在地下，大呼曰：“武举所犯何罪，左不过铁扇子缴迟了些，不直得恁般苟刑。”玉公将响木儿乱敲，喝再打。左右齐吆喝着，只不动手。玉公曰：“本县清如冰，直如弦，你写的甚么铁扇儿戏弄本县，故此打你。”使人将铁扇扛到库房存库，本县自有处置，叫门子拿枝签儿，押往大黑班中，明日再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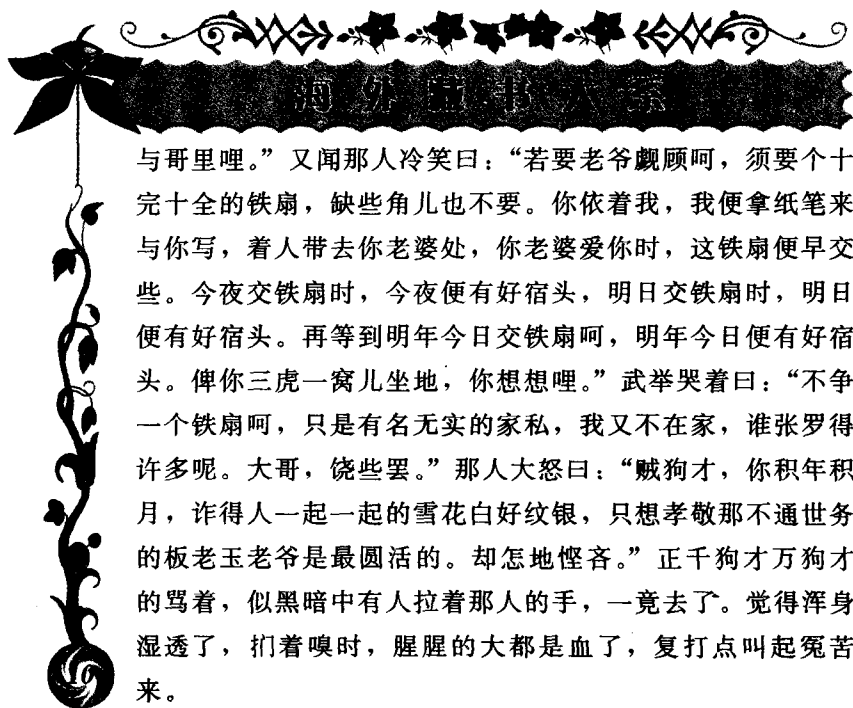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三 回

聚黑狱三虎谈情 揭覆盆万民属目

叶县中，未成狱的犯人押处，有大黑班小黑班两所。小黑班，是最易打点的好去处。这大黑班，有俗语专道他的苦：“莫到大黑班，生难死更难。”言犯人到这里，求死不得，是十分难过的。此时武举满身腥血，不能走动。众差役扛到大黑班门首，班子接着，知他是城中有名的财主，大喜，将他抛在煤地上，黑洞洞地，觉得满身钉子，钉入肌肉里来。伸手扪时，似地下铺着起棱的瓦砾，转侧触着棒痕，嘶叫得声都哑了。但闻有人骂曰：“你平日仗着交结官府，无恶不为。人有一碗饭吃，你都夺了；人有妻儿女儿，你都淫污了；人有半间房屋，一件衣服你都拆了剥了。人有肢体儿一样是父母生的，偏吃你的棒打刀割，以为你的财儿势儿，可撑得一万年了，谁知你的铁扇子不灵了。恶已贯盈了，今日也落在老爷的手里。”武举曰：“我的哥呵，可怜见呵，丁某被人陷害的忒毒，哥若照顾我时，情愿送半扇儿铁





与哥里哩。”又闻那人冷笑曰：“若要老爷觑顾呵，须要个十完十全的铁扇，缺些角儿也不要。你依着我，我便拿纸笔来与你写，着人带去你老婆处，你老婆爱你时，这铁扇便早交些。今夜交铁扇时，今夜便有好宿头，明日交铁扇时，明日便有好宿头。再等到明年今日交铁扇呵，明年今日便有好宿头。俾你三虎一窝儿坐地，你想想哩。”武举哭着曰：“不争一个铁扇呵，只是有名无实的家私，我又不在家，谁张罗得许多呢。大哥，饶些罢。”那人大怒曰：“贼狗才，你积年积月，诈得人一起一起的雪花白好纹银，只想孝敬那不通世务的板老玉老爷是最圆活的。却怎地慳吝。”正千狗才万狗才的骂着，似黑暗中有人拉着那人的手，一竟去了。觉得浑身湿透了，扪着嗅时，腥腥的大都是血了，复打点叫起冤苦来。

忽见一人提着灯笼，拿着一件旧布衫，从黑影里闪将出来，大都是前儿被骂的班子了。笑嘻嘻曰：“这里不是丁老爷的宿头，随我来。”武举那里挪得动，那班子只得搀着，慢慢地行至一处。将拿来的旧衣，替他穿好，拔去木板，教他蹲将入去。这里阴闪闪一盏灯儿，先有两个人藉地坐着，齐声曰：“丁老爷你也来么。”细认时，正是日间所见韦监生刁照磨两个。武举曰：“正要问你，因甚事押此呢。”刁照磨曰：“这知县的脾气，最是猜不出的。放着我们的铁碗铁瓶，不留着自己受用，却要存库缴上司，又不知怎地，刘李氏刘全贵的案，已经前官驳翻的，今儿一齐发作，真真不解。”韦监生曰：“岳庙前新来一占卦的，说我近日必犯官刑，被我一顿地打碎他的招牌，他一滴烟逃去，谁知就是这知县扮



的，大都我们丧在这人手里哩。”武举诧异曰：“这知县是云南人，岳庙前占卦的，闻说是广东人，未必便是他，若是他时，我命休矣。”监生曰：“你居城内，衙门的事最能把持的，谁敢告你，闻说钱姑娘的事发作是么。”武举拍着膝曰：“呵，是了是了。前儿闻两个妇人拦舆告我，这状子闻是岳庙前占卦的做的，占卦的果是这知县时，我命休矣，休矣！”言着，哭个不住。两人劝住了，问曰：“钱姑娘的事，我们究竟未知底细，兄可实对我们说说，万一有个酌量。”武举叹气曰：“说起来不由人不恼，这钱大，住着我的左邻，不该生个女儿，花枝似的，惹得人人唤他做钱姑娘。又不该招个最穷酸的女婿，是县前教童馆的，混名叫做章书柜。据我平时的性子，本该白抢了他受用的，因近来供着佛，修些善果，使面面毒将着十贯足钱，给那书柜，教他老婆让我睡三五晚，未便亏他。他竟不依，将钱掷回。你说可恼么。”两人齐声曰：“恼得不错。”武举曰：“这书柜揽着老婆，绝迹不到书塾，误了人家子弟的岁月。俗语说得好，优、娼、皂、盗、师。这些教童馆的师，还在优娼皂盗之下哩。”照磨曰：“兄的话太甚些。”武举曰：“还甚些哩，这人其中，不可问。学那优孟衣冠，妆着为师的幌子，是优；巧言令色的媚东家，浓圈密点的媚学生，是娼；东家有些事，奉东家如奉官长，头做脚行，于中取利，是皂；某家没钱，某家有，平日看在眼里，百般的央人做脚，乘隙钻穴，向有钱家钻得个馆，渐渐将肱筐探囊的故智拿出来，暗取东家的财，是盗。这一项人，还兼着四项哩。就是老婆与人勾搭，亦不辱没的。我浼钱大退了那不长进的女婿，他亦不依，你说可

